

近代汉语三音词

研究

杨爱姣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近代汉语三音词

研究

杨爱姣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杨爱蛟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307-04679-2

I. 近… II. 杨… III. 汉语—词汇—研究—近代 IV. H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0754 号

责任编辑:陶佳珞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9.375 字数:250千字 插页:6

版次: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4679-2/H·396 定价:19.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杨爱姣，女，1974年生，湖北洪湖人，深圳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副教授。2001年6月获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12月进入广东省校级“千百十培养人才工程”，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老乞大》多版本语言学比较研究”、广东省社科项目“《伍伦全备谚解》汉语语音、词汇、训诂、语法研究”的子项目负责人，曾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序

杨爱蛟于199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博士生，主攻词汇语法学。她勤奋好学，且有悟性。在攻博期间，她善于动脑，勤于动笔，发表论文多篇，科研成果可观。

《近代汉语三音词研究》是杨爱蛟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得到同行专家及答辩委员会评委的一致好评，并被评为当年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欣闻这部书稿即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实乃可喜可贺。

该书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综观全书，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选题重要，角度新颖。词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汇也随之丰富。三音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萌芽于上古，产生于中古，发展于近代。近代汉语三音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结构复杂，对此很有探究的必要。以往词汇学诸家着重研究双音词和四字格，这是必要的，但对三音词研究尚未足够地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该书选用近代汉语三音词作为研究对象，不仅角度新颖，而且可补词汇研究方面的不足，这对词汇学及词汇史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是论述全面，方法科学。该书对近代汉语三音词的诸多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既论述了三音词的发展原因、三音词的结构方式，也论述了三音词的语义构成、三音词的语法特征，还论述了三音词的修辞特点、三音词的发展趋势、三音词的书写形式等。通过这些论述，不仅勾勒出三音词发展演变的轨迹，而且还建立了

一个近代汉语三音词的理论框架，因而具有开创性。为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该书运用了多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常见的方法有：将传统结构分析法、传统语义分析法与柔性分析原则相结合；将构词理论与造句理论相结合；将句子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与转换生成分析法相结合；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这些研究方法均行之有效。由于该书研究方法得当，故而结论可靠。

三是资料丰富，分析精细。详尽地占有资料，是科研工作的基础。作者为了研究这一课题，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该书善于吸收语言学及词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将其很好地融入论述之中，因而具有较浓的理论色彩。与此同时，在语言学及词汇学理论的指导下，该书对三音词作了精细的分析。如：三音词的语义构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经过梳理归纳，总结出三音词的语义有六种类型，即组合构成、化合构成、融合构成、附合构成、重合构成与并合构成。该书得出这些词义构成规律，对读者理解、掌握三音词的意义很有帮助。

当然，该书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三音词的语法特征、发展趋势两章写得比较粗疏，有待加强；三音词的语音、方言词等问题尚未论及。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论著。

杨爱姣还很年轻，学业之路、人生之路，对她来说还很漫长。作为年轻学子，路能走多远，能走多久，取决于能力与毅力、学品与人品。我希望她一如既往，以平等之心待人，以平常之心视己，以平和之心治学，并预祝她今后在科研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杨合鸣

2005年5月于珞珈山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近代汉语的划界	1
二、三音词的界定	2
三、三音词的发展过程	10
四、三音词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	14
五、三音词的研究方法	18
第二章 三音词的发展原因	20
一、社会的发展	20
二、语音系统的简化	24
三、语体的变化	27
四、造词法的完善	30
第三章 三音词的结构方式	34
一、附加式	37
二、偏正式	58
三、主谓式	74
四、联合式	78
五、动宾式	81
六、重叠式	84
七、本章小结	88

第四章 三音词的语义构成	97
一、组合构成	98
二、化合构成	121
三、融合构成	131
四、附合构成	137
五、重合构成	142
六、并合构成	146
七、本章小结	148
第五章 三音词的语法特征	152
一、三音名词的语法特征	152
二、三音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166
三、三音动词的语法特征	174
四、三音代词的语法特征	176
五、三音象声词的语法特征	178
六、三音副词的语法特征	180
七、三音连词的语法特征	182
第六章 三音词的修辞特点	185
一、鲜明的形象色彩	185
二、丰富的感情色彩	191
三、通俗的口语色彩	194
四、浓郁的民俗色彩	197
五、流畅的韵律性	199
第七章 三音异形词	201
一、异形词增多的原因	202
二、异形词的类别	204

第八章 同义项的双音词与三音词的比较.....	215
一、构成方式比较	215
二、意义比较	222
三、同义项的双音词和三音词的发展情况	228
参考文献.....	232
附录一 语料词表.....	241
附录二 相关文章.....	258
后记.....	291

第一章 绪 论

一、近代汉语的划界

研究近代汉语三音词，必须首先明确近代汉语的划界。郭锡良先生说：“一般来说，‘五四’以后，当然是现代汉语；鸦片战争至‘五四’是一个过渡阶段，可以称为早期现代汉语。宋元以后至鸦片战争，可以称作近古汉语；魏晋至隋唐、五代是中古汉语；周秦两汉是上古汉语；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可以称作远古汉语（或前期上古汉语）。”^① 近代汉语上承中古汉语，下启现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其下限划为清代，学术界争议不大，然而其上限究竟划为何时，成了分歧的焦点。张玉萍先生总结出五种有代表性的提法^②：一是“六朝”说。此说以刘坚、高福生等先生为代表。二是“隋末唐初”说。此说以胡明扬、白维国等先生为代表。三是“晚唐五代”说。此说以吕叔湘先生为代表。四是“自宋开始”说。此说以黎锦熙、胡裕树、潘允中等先生为代表。五是“宋末元初”说。此说以杨耐思、李峻愕等先生为代表。

汉语发展史的分期，决定于汉语自身的变化。只有全面考察该时段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与其他时段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别

① 郭锡良：《古代汉语》（上），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1页。

② 张玉萍：《近代汉语上限问题讨论综述》，《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性的变化,才能作出具体而明确的划界,而语言是最重要的划界标准。李峻鐸先生说:“诚然晚唐五代(甚至初唐)的语言与先秦两汉的语言确实在词汇、语法方面有相当大的不同之处……然而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的标志——‘入派三声’、‘闭口韵母的消失’、‘全浊声母的消失’等现象却均尚未出现。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的语音体系作为近代汉语语音(亦称近古音)音系的代表在目前尚为语言学界所公认。而上述近代汉语语音诸具有特征性的现象一直晚至元代的《中原音韵》才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断定近代汉语的上限应是宋元之交,最早不能超过南宋。”^①

本书采用郭锡良先生的汉语史分期、李峻鐸先生的“宋末元初”说的近代汉语划界,兼顾袁宾先生提出的“认识主干部分的原则”、“前后阶段可以部分重叠的原则”^②,以宋、元、明、清为主干,相应地将三音词语料的选用范围限定在宋初至清末的时间段内。

二、三音词的界定

研究三音词,必须将三音词与三音短语区分开来。众所周知,汉语中词和短语划界的纷争源自20世纪20年代,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令实践者在操作中颇感为难。而三音词与三音短语的构成成分更多,结构层次更复杂,其区分问题显得更为棘手。如何从近代浩如烟海的语料中提取确实可靠的三音词呢?

我们不再像对待双音词和双音短语那样,以结构为主、意义为辅的标准进行区分,而是以意义为主、结构为辅,综合语音、语序、语用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鉴别。具体方法如下:

^① 李峻鐸:《古白话界说与近代汉语上限的探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② 袁宾:《论近代汉语》,《广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一是从意义上加以区分。三音词的意义具有整合性、融通性、单纯性与稳定性，三音短语的意义则具有综合性、理据性、机械性与分解性。有些三音词的意义具有综合性，很像短语，但它们的词义并非词素字面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特定语境里体现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与运用必须依赖近代的语言环境与民俗心理。任学良先生说：“不管词的构造多么复杂，就其含义来说，都是一个单位，表示一个概念，不是更多的单位，表示更多的概念。”^①郭良夫先生也说：“从意义上看，复合词的意义是整个的（不能分割），是词汇性的；短语的意义是综合的，是字面的。”^②譬如“铁衣郎”、“五加皮”、“鹅卵石”、“雪花银”、“琵琶骨”、“狼牙棒”，它们的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松散性，意义具有一定程度的加合性，貌似短语，但在近代汉语中，“铁衣郎”不仅仅是指穿铁衣的男儿，还是对战士的尊称，“五加皮”是一种酒，用五加树皮泡制而成，“鹅卵石”指一种光滑、椭圆形的小石块，“雪花银”指成色好的银子，“琵琶骨”指肩胛骨，“狼牙棒”指一种上端略粗、四周缀满铁齿的兵器。它们的意义并非词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词素的意义之和，再经过添加、删除、变异、转换等手段，整合、融通形成了现在的词义，在近代汉语里作为固定的意义单位经常出现，因其意义的特定性、语用的复呈性，我们判之为词。

有些三音词的意义并非字面意义的简单加合，“几个语素的结合所产生的新的词汇意义，很难从其组成的实体语素的原有意义中推断出它的确切意义”。^③比如近代汉语里大量出现的三字格惯用语。有时，“字面意义只是实际意义的基础，它具有使人联想的作

①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中国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② 郭良夫：《论缩略》，《中国语文》，1982年第2期。

③ 贾晞儒：《关于蒙古语复合词的界说》，《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

用,实际意义是字面意义的曲折引申和转化”。^①因此,李庚钧先生说:“一部分有特定意义而又不拆开使用的惯用语,不妨看成合成词;即使那些可以拆开使用的,在不拆开使用时看作成词也可避免割裂意义的毛病。”^②向熹先生和范晓先生将惯用语看成是词。周荐先生说:“现在的问题是,‘木变石’等被公认是词,而‘笑面虎’等却被一些学者认作是惯用语。……同为三音节三语素的单位,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或有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的意义,而分别为词和惯用语,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③鉴于以上思考,他将“笑面虎”、“打秋风”等划归入词。笔者同意周先生的观点,也将惯用语看成是词。如“闷葫芦”、“摇钱树”、“眼中钉”、“铁公鸡”等,其词素意义搭配已突破一般的语义规范与逻辑准则,成为表层无理词,但字面意义的喻指转化使得深层意义合理化。“闷葫芦”比喻让人捉摸不透的事情或话语,“摇钱树”比喻能为人赚钱的人物或事物,“眼中钉”比喻一个人心目中最痛恨、最憎恶的人,“铁公鸡”比喻嗜财如命、极其吝啬的人。马国凡、高歌东先生说:“惯用语本身不论由多少成分组成,也不论结构如何复杂,它只能有一个整体的意义。”^④袁木良先生则认为:“惯用语的意义都是具有修辞色彩的引申意义。”^⑤笔者同意以上诸家关于惯用语的意义分析和类别归属的看法。

三音短语的意义却是字面意义的简单相加,具有机械性、理据性与可切分性。如“红+条凳”=“红条凳”,“绿+罗帕”=“绿罗帕”,“黑+眼珠”=“黑眼珠”,词语的意义就是词素意义

① 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② 李庚钧:《三语素合成词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

③ 周荐:《惯用语新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1期。

④ 马国凡、高歌东:《惯用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⑤ 袁木良:《惯用语补议》,《语文研究》,1986年第1期。

的简单相加，可以把意义拆开，一个个有理地解释，没有引申意义、文化意义或是联想意义，意义上不具有特定性，不能表示一个稳定而单纯的概念，运用上也不具有复呈性，所以我们认为它们是短语。

二是从结构上加以区分。三音词结构具有封闭性、凝固性，而三音短语的结构则具有开放性与灵活性。与双音词的结构一样，三音词的结构紧凑。词是对话中的最小单位，其内部不能再切分成几个独立的部分。如果把一个词拆开，中间插入其他的词，就会改变原来的意义。“一般的合成词的各个成分之间，结合关系很紧密，不能扩展，即不能拆开和加进其他成分。”^① 贾晞儒先生说：“其语义联系的趋向是互动的，在互相联系中凝固成一个固定的词汇单位而与句子中的其他成分发生关系，中间不能嵌入其他任何成分。”^② 当然，也有些三音词，与双音词相比，结构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凝固性，在组合关系的横轴与聚合关系的纵轴上只能进行相当有限的替换与变换。而三音短语则具有绝对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在这两组关系中可以替换自如。如“红头子”，近代指官方对江湖强盗的蔑称，因为当时绿林中人头上多包红帕，人物服饰的典型性特征与其身分已在特定语境下建立内在的联系，进而可以由特征代本体，它不能变换为“绿头子”、“黄头子”，也不能扩展为“大而红的头子”。而“绿头巾”可替换为“白头巾”、“黄头巾”，可扩展为“很绿的大头巾”。前面提到的“狼牙棒”不能换成“犬牙棒”、“虎牙棒”，“鹅卵石”也不能换成“鸡卵石”、“鸭卵石”。汉语中的许多惯用语，语言义与结构义已合二为一，特殊的结构对应特定的语义，相互依赖，不可分离。一般来讲，它们既不能进行横向扩展，也不能实行纵向替换。譬如“笑面虎”是偏正结构，

① 邢福义：《现代汉语教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② 贾晞儒：《关于蒙古语复合词的界说》，《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

喻指面善心毒之人，若横向扩展成“笑的面虎”或“笑面的虎”，与原义谬之千里，不能成立。若纵向替换成“笑面狮”、“笑面狼”，不合语用习惯，也不能成词。三音短语的结构义与语言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同构异义或异构同义均可存在，因此它们在组合横轴与聚合纵轴上可替换自如。如三音短语“雌老虎”扩展为“雌的老虎”、“小的雌老虎”等，核心义不变；替换为“雄老虎”、“母老虎”，结构义不变，也能成立，是短语。“纸老虎”喻指外表吓人、内里空虚的外强中干的人或事物，若替换为“草老虎”、“木老虎”等不能成词，若扩展为“瘦弱的纸做的老虎”，也不能获得与原词基本相同的信息，所以是词。

至于有些物质名词，表面上好像能自由地实行结构变换，但这是在意义特定的前提下有条件、有节制的变换，有别于三音短语的无限变换。如“胭脂铺”、“杂货铺”、“成衣铺”、“纸马铺”都是偏正结构，核心词素“铺”前可以实行聚合替换，但不能说成“胭脂的铺”、“纸马的铺”，因为它们是近代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专有名词，有凝固的结构、特定的意义，不能拆开来讲，分开来用，只能看成整体的概念。而三音短语可以按照组合规则与聚合规则无限扩展或替换。例如：短语“吃米饭”。

组合层面：吃米饭：吃香米饭 吃香的蒸的米饭 吃母亲蒸的香米饭 吃母亲蒸的昨天剩下的香米饭……

聚合层面：吃稀饭 吃红薯 吃鸡鸭 吃蔬菜……

煮米饭 烧米饭 蒸米饭 添米饭 加米饭

找米饭 捡米饭 偷米饭 讨米饭 分米饭……

句式变化：吃不吃米饭？吃过米饭了吗？吃吃米饭吧？吃了米饭吗？

这些句法“游戏”似乎可以无限地展开，结构完全是开放的、灵活的、变动的。王洪君先生说：“从语法上看，词和短语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原则上说，词有一定的约定俗成性，不能完全用语素加规则类推构成，其数量、长度是有限的；而短语则可以用词加规

则类推而成，数量、长度原则上是无限的。”^①

三是从语音上加以区分。

（一）语音停顿

三音词在读音上具有连贯性，即词素之间原则上没有语音停顿。而三音短语可有语音停顿，不必一气呵成。李庚钧先生说：“三语素并列的结构，只要三个语素之间不能或不宜加上顿号的，同时又不能随意扩展为更多语素并列的，只要在意义上有特定的性质而不是三个语素简单相加，都不妨承认它们是三语素并列合成词。”^②可见，他把有无语音停顿看成是词与短语的区分标准之一，本书也采用这一标准。

（二）韵律词

王洪君先生提出韵律词和韵律短语的概念，他按照四条韵律标准，把像“雨伞厂”这样的词语划归为韵律词，把像“小雨伞”这样的词语划归为类词韵律短语，把像“买雨伞”这样的词语划归为自由韵律短语。这四条标准中，他认为音步内顺向连调是重要的区别依据。他说：“就单说时可以是单音步的三字组而言，‘雨伞厂’和‘小雨伞’、‘买雨伞’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连调式的不同，前者的连调只能是顺向的，后者还可以是逆向的。”^③他举了三个采用五度标调法标示声调的词语，如下：

雨伞厂 (35 - 5 - 213)

小雨伞 (21 - 35 - 213) (213) (35 - 213) (35 - 5 - 213)

① 王洪君：《汉语的韵律词与韵律短语》，《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② 李庚钧：《三语素合成词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

③ 王洪君：《汉语的韵律词与韵律短语》，《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买雨伞 (21 - 35 - 213) (213) (35 - 213) (35 - 5 - 213)

本书在区分三音词和三音短语时,也适当参照这一标准。

四是结合三字语的结构层次,再从组成成分的词法性质上加以区分。划清三语素合成词的层次十分必要,它关系到作为直接成分的语素意义和整个词的意义,也关系到词与非词的问题。构成成分里有一个词缀,那么这个词语可能是词,也可能是短语,然后再结合三字语的结构层次来考察。李庚钧先生说:“带有词缀的三语素合成词,其构成方式是复合式还是附加式,关键在于弄清其中的词缀是复合式还是附加式。”^①例如“围脖儿”,结构层次可分为“围|脖儿”和“围脖|儿”两种情况,前者是动宾短语,后者是名词。但是,三音词里含有两个词缀的,一般都是词,如“公子家”、“杖子头”、“秧子手”、“小娘子”等。

五是从组成成分的次序上加以区分。词的稳定性表现在词内部组成成分的次序及关系具有永久的固定性,这是比词大的语言单位所没有的特性。三音词构成成分的次序一般不可颠倒。这本来是与三音词的意义特征、结构特征密切相关的,我们特意把它提出来另立一个区分标准。如“老江湖”指长期在外闯荡而阅历多的人,“小意思”谦称微薄的礼物,“小聪明”指不扎实的才智,“大丈夫”指有志向,有抱负的男子汉,“大手笔”指文章高手,均不能换序为“江湖老”、“意思小”、“聪明小”、“丈夫大”、“手笔大”,而三音短语“老黄瓜”、“青木瓜”、“白皮肤”、“大脚掌”,可以实行意义基本等值的结构变换,换序为“黄瓜老”、“木瓜青”、“皮肤白”、“脚掌大”,意义上、语法上都是可以成立的。周荐先生说:“以同一性和分离性来进行词的确定,确能使词以词位的身分确定下来,使短语与词分别开。”^②

① 李庚钧:《三语素合成词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2期。

② 周荐:《双字组合和词典收条》,《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